《极度SM》

Posted on [26 十二月 2018](https://xyparadise.wordpress.com/2018/12/26/%E3%80%8A%E6%9E%81%E5%BA%A6sm%E3%80%8B/) by [GamesCHOI](https://xyparadise.wordpress.com/author/zly2005cxq/)

　　远处传来钢铁碰撞的声响，打破了沉寂，刺入他的脑海，他很不情愿地意识到：他又清醒了。他宁愿迷失在黑暗中，在美妙的昏迷中放任。现实实在是太痛苦了！

　　从他的头顶到他的脚趾尖，他浑身疼痛——不仅是不适，而是真正的疼痛。几周来，他没有别的经历，只有承受恼人的疼痛——永久的、冷酷的、不断更新的、从不减轻的疼痛。

　　他被皮带捆着躺在一张手术台上已经几周了。每天他们冲洗他，治疗他的伤口，照看他身体的各个器官。他们关照他的动物需求，却对他的人类需求毫不理会。他的伤口被防腐剂处理以免感染，但从不使用镇痛的麻醉剂。是的，疼痛是从不被查验的——除非……除非在他的咽喉部位。那里被允许使用麻醉剂镇痛。这样，如果他的咽喉疼得不能叫喊，他们可以确保他能够叫喊！

　　脚步在走廊里发出回音，他尽力忽视这些从躯体送向大脑的讯息。从头到脚，一点一点地，他的身体警觉起来。

　　他的手腕和脚踝在挣扎中被将他固定在手术台上的粗皮条擦伤。每天他的四肢被准许放开、清洗、按摩，这样他的四肢就不会坏死，或发生其他类似问题。但是，他的被固定的四肢还是被捆缚的皮条擦破，剧烈地疼痛。

　　他的双脚肿胀，但是已不像大约一周前遭受竹签刑罚后那样大了。水肿现在已经消退了一些，在他弯曲脚趾的时候不那么疼了；至少他不再因此昏迷过去。但是脚趾本身则是另一番景象。一些脚指甲已经被从指甲基部剥离，剩下的插着细钢针。前些日子，他们缓慢地将针插入他的脚趾甲缝中，看着他号叫，在痛苦中扭动。随后，他们用这些针作杠杆，慢慢地将指甲与嫩肉分离开。他们使他甦醒过来，然后在他的另一个脚的指甲上重复这个过程。在剥离了若干脚指甲后，他们对这个活动厌倦了，于是就留下几个脚趾，让针插在上面。所以，这天早晨就有许多钢针留在了他肿胀的组织和紫色的脚指甲中。

　　向上至他的腿部，他大腿上的艷丽图画是下一个刑讯的痕迹。在腿的每一侧，从膝部到胯部，不同时间留下的擦伤微微发热。被粗的钢簧填充的橡胶棍殴伤的新区呈现出黑紫色。其他早些时候的拷打所留下的刑伤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青白色，或者变成淡黄色，甚至是绿色。在没人碰这些伤痕的时候，他的大腿并不十分疼痛，至少和他身体其他部位的疼痛比较是这样。但是，即便是最轻的触摸碰到他受伤的大腿，也会使他痛苦地号叫起来。他们知道这点，这也就是他们总以向他大腿上抽一鞭作为问候的原因。这是使他在他们进入房间立即开始为他们唱歌的有效方法。

　　这不是唯一的方法，他们有上百种让他为他们唱歌的方法。事实上每样刑罚都能使他嚎叫。在开始的几个星期里，他乞求他们停止伤害他。他不停地乞求。但是他们除了欣赏对他的折磨外，没有注意到他的乞求，彷彿他们不懂他的语言。很快，他学会了不用语言来沟通。不必费心使用语句、词汇或思维。他学会了释放他的动物本能，不再顾及辨别词语的发声法，只是狂躁和痛苦地嚎叫。

　　在他伤痕纍纍的大腿间，他的生殖器是他疼痛的真正中心。尽管他们没有放过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用来不断探索对人的拷打，他的生殖器始终是他们反覆折磨的目标。数周里，他在他们密切注意下忍受着痛苦，没有一天他不是在一些对他的男性器官的新的拷打下昏迷过去的。

　　他的性器至少像他的大腿一样伤痕纍纍。他的阴囊还在肿胀，但已经不像上次拷打后那样大了。现在，阴囊已经缩小，只有它平时大小的两倍大，而上周他们用来慢慢挤压他的睪丸的大夹子，至少现在终于卸下了。

　　一些大钢针扎入他的阴囊，它们闪光的钢丝消失在他受伤的皮肤里，插入他肿胀的阴囊仅数毫米，露出约半寸在外面。至今还没有钢针深入到刺进他的被裹覆的如此敏感的男性器官里。但他不存丝毫的怀疑和希望，残酷的事实使他明白，不久这些钢针将进一步刺入，直到这些纤细的致痛的钢丝穿透他的睪丸，在他的生殖腺上交叉。

　　他不再担心他的性器官会怎样。他知道不论随后发生什么，性器不会再有正常功能。他只认定这性器是他全身疼痛的中心。他会欣喜——会高兴得流泪——如果它们被切除掉。阉割他，切掉他的阴茎、睪丸，把它们扔进垃圾堆。但是，从几周、几个月的经历里，他了解到这不会发生。他们不会去掉如此中意的标靶。不，他的生殖器不会被切掉。取而代之的是它们会被慢慢地痛苦地毁坏，当它们还连在身体上，当他还能够充分地感受到每一根刺入的钢针、每一次电击、每一次火烫。

　　他的受伤的阴茎处于他肿胀的睪丸上。它被捆绑、拷打、夹紧如此多次，以至于它看上去已经不再是个光滑的圆柱体，而肿胀得奇形怪状，彷彿随时会裂开。仅仅几天前，他们将他的长包皮剪开，这样现在他的包皮就像刘海一样覆盖着他的龟头。他们每割一块包皮，就用烙铁一样的小电具灼烧伤口边缘。他在他们切割、灼烧他的包皮的时候不断地昏迷过去。但是他们很有耐心在下一次损伤前，使他甦醒过来。他们从不允许他对他们带来的疼痛失去知觉。

　　他巨大的发紫的龟头顶部鲜红并出了水泡。水泡上的薄皮还残留着几个小时前烫烙的香烟的灰烬。炽热的烟灰紧贴着男性躯体上神经最多的组织。他向他们叫喊，他厉声嚎叫。他们给了他回报，他们嘲弄他，将点燃的香烟一次次地靠近他脆弱的龟头，在热力留下印记后撤开，快速地碰一下龟头，然后缩回。他为他们做了精彩的表演。嚎叫、扭动，好像这一切对他都是全新的体验，好像他从不知道什么是恐惧和疼痛。最后，当他们将香烟放在他的龟头上的时候，他发出他们从未使他发出过的大喊。随后，他在他们的恩惠下昏了过去。他们没有唤醒他。也许他们自己太疲惫了。他们让他睡去。现在阳具位于他大腿间的手术台上，烟灰覆盖着他的龟头，因灼烧他阴茎的顶部生出水泡。他的咽喉因为嚎叫而疼痛。至少他知道他们会治疗他的咽喉，这是可预见的。他们将缓解他咽喉的疼痛，这样他就可以再次喊叫了。

　　他的腹部还像他们刚带他到这里一样肌肉饱满。不断的锻炼保持了他如此饱满的腹肌。人们也许会认为经过数周，实际上是数个月被捆缚在手术台上，他腹肌的纹理应该会松散。但他的肌肉,特别是腹肌，经受了大量的锻炼。扭动是锻炼，他大量地扭动。尽管他没有刻意如此，每当他们开始在他的生殖器上操作，他的腹肌开始收缩，不断地牵引，试图升高他的阴部以保护他的胯部。超凡的锻炼使他腹部保持得有型，但对保护他的生殖器全然无用。

　　他的胸部曾经覆盖着浓密的毛发，但现在只剩下了些黑色的短茬。他们时常用剪刀将他全身的毛发修剪成直立的短茬。他的腿部、阴部、胸部、胡须和头部至少每周都修剪一次。伤口、疤痕、伤痕、瘀痕、肿胀等等使得使用刮刀十分危险，但是他们不想使他们操作的这些痕迹消失在浓密的毛发里：因此，他们使用剪刀。

　　他的乳头挺起，像一座粉红色的山峰矗立在短发组成的森林上。仅在几天前，它们还结着厚疤，很难看。但是现在乳头的皮肤看上去很新。确实是这样。反覆地用各种乳头夹子夹、用钳子夹、用针扎、用香烟烫等等，在他乳头上留下如此厚的疤痕，使他难以感觉到疼痛。但他们是专家，他们花了两天的时间用特殊的药液和擦板小心地剥去厚皮层。现在他的乳头挺立着，看起来几乎是全新的，而且，十分重要的是：很敏感！

　　他的胸肌像他的大腿一样，在他乳头和锁骨间的肿胀的肌肉上布满了五颜六色的伤痕。他举起的双臂的腋窝没有擦伤，但是它们变黑了。仅在昨天，他们用蜡烛烧掉他的腋毛，同时也燎焦了皮肤。

　　他的双臂、双手和面部在数月的折磨中没有留下明显的痕迹。一个指头过大角度地展开，这是那天他们将其折断，使骨头粉碎的结果，因为他们只须小的操作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喊声。不过他的手除了被雪茄烫手掌外，事实上没有被动过。他的面部没有直接拷问的痕迹，但是他的双眼因持续的疼痛而充血，他的双唇因为在巨痛中持续的撕咬而成为血淋淋的碎片。

　　脚步声接近，门被推开。铰链似乎应该是吱吱嘎嘎的，但却没有这样的声音。这门使用得太频繁了，并且像这房里其他固定的器具一样，经常得到仔细的维护。铰链在这里不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，这里仅有的声音是人的尖叫。

　　这次有点不同。有太多的脚步声。他弓身抬头，看见他们拖着一个年轻的壮汉站在墙边，将他四肢分开锁在石头上。然后，刀光一闪，这新受害者的衣服化为碎片，火把摇曳的光芒映射着他汗淋淋的躯体。

　　恐惧和安慰混合着折磨着他的身体。他知道这点。他凝视着四肢分开在墙上的英俊青年的极度恐惧的双眼，他回忆起他自己在这情形下的日子。当他们第一次带他到这里，锁住他并且割碎他的衣服的时候，另有一个人占据着这个手术台。那个人看上去一定很像他今天一样。

　　那是个恐怖、可怕到极点的夜晚，最后，他赤裸着四肢分开锁在石墙上，怜悯地看着那受尽酷刑的人展开在面前的手术台上。他已记不清他的前辈外貌如何了，他只记得那人脸上露出惋惜和宽慰的目光。那时他不明白那种奇怪的情感表达，而今，站在另一个角度，他明白了。他彻底了解了他的前辈所感受到的情绪。

　　时隔很久，他仍记得那天他们将他捆在墙上，将他剥光。顺便说一下，这是个温柔的回忆。他吓得拉不出屎来，真的是拉不出屎来。他小便失禁，随后，在经历了许多其他的事后，他大便也失禁了。他的大便因恐惧顺着他的双腿流下来，这使他感到极其羞耻。现在，他知道那夜他感受到的恐惧实在是太渺小了。甚至当他看到被捆在面前的手术台上的那个受刑人时，他还没有领悟到。当他们不断地鞭笞他，鞭挞他的娇嫩的生殖器，鞭打他分开的躯体，他感到疼痛时，他还没有真的理解。当他们从火盆里拿起炽热的烙铁，在那被捆缚在手术台上的人的胸前烫出花朵和藤萝的图案，烧灼那赤裸的躯体时，灼烧皮肉的臭气、痛苦的叫喊使他感到恐惧，但他还是没有领会。

　　他已记不清日子，但一定过了几个星期。有时他们把他捆在长椅上让他睡觉。而他清醒的大部分时间是站立着，四肢分开锁在石墙上。他们常鞭打他，或者用拳头在他的肛门里捣动。他们夹住他的乳头，在他的睪丸上挂上重物。他们使他叫喊而不理会他的恳求和诅咒。

　　在他忍受着身体上的伤痛时候，他明白比起捆在手术台上的那个人所遭受的令人恐惧的伤害，他们对他的伤害简直不算什么。第一天的灼烧一直持续，直到那人身上没有一处没有被烙铁烙过。他们一个一个地将他手指上的每一个骨头折断，让他在每一个折断间甦醒。他们将酸滴在他灼伤的乳头上，对着泛起的泡沫和浓烟大笑。

　　当皮肤全被烙过后，他们开始将那人的皮肤割成细条，从他的身体上剥下来，露出胸部和大腿的鲜肉。他们割掉他阴茎上的皮肤和阴囊，留下肿胀的阴茎和睪丸连在身上。不到最后，他们不会切断神经联络，每一丝痛苦都要被体察到。他们不断将钢釬插入他的龟头和他的睪丸，然后用喷灯加热钢釬，从里向外地烘烤生殖器。在那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那堆曾经是人的会叫的活肉的最后一夜，他们用有弹性的钢棒打断了他的腿骨和臂骨，然后一根一根地打断了他的每一根肋骨。碎裂的肋骨刺进他的肺部，令他喘息。他的叹息彷彿是感受到了解脱，他那粗糙咬裂了的嘴唇彷彿在微笑。

　　被分开锁在墙上的他，从朦胧的痛苦中看到了那手术台上的人被毁灭的全过程。他们将夹子夹住他的睪丸，把他的睪丸压得快要破裂了。他昏过去两次，每次他们都在继续折磨他的睪丸前耐心地使他苏醒。最后他们放开他，把那手术台上的人放下。他肛门处的疼痛实在太厉害了，但他仍入迷地看着，还没有真正明白。

　　当他们推走手术台，他开始胡思乱想，但是他们中的一个返回，卸下了他睪丸上的夹子，于是除了他自己的疼痛，他忘掉了一切。随后，他们推回那个空的干净的手术台。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它是空的。它明亮，闪烁着不祥的光泽。

　　他们将他从墙上放下，但没有带他到他的床上。取而代之，他们带他到手术台边。当他们将他捆在它上面时，他突然省悟了，比任何时候都清楚了。于是他又开始嚎叫，他大声地嚎叫，比他在受鞭打和睪丸受折磨或其他什么时候的声音都大。他山洪爆发一样地嚎叫。他明白了。

　　他们对他的嚎叫嘲笑起来，但是他们是仁慈的，他们将他受过刑的睪丸捆到阴囊下部，然后反覆地拷打它们直到他昏了过去。他们没有弄醒他。他们让他休息，直面他的命运。

　　现在，在被缚在手术台上几个月后，他看见了这个英俊的人四肢分开锁在墙上，在他们用鞭子在他身上做记号时扭动。他怜惜这可怜人。而喜悦的泪水从他眼角流下，现在他知道一切快要结束了。虽然最坏的时刻还没有到来，但在经历地狱般的数月后，剩下的几个星期是容易渡过的。

　　红热的烙铁灼烧着他胸部的嫩肉。痛苦降临，他再次为他们嚎叫。当热烙铁在距他生殖器几毫米的大腿上灼烧时，他再次嚎叫。他的嚎叫因在痛苦中混合了笑声而发出奇怪的音调。这是愉快的笑声。这一切快要结束了。很快他就要解脱了